

中国当代名作家读本书系

ZHONGGUODANGDAIMINGZUOJIADUBENSHUXI

方方

方方◎著

读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

方方著

中国当代名作家读本书系

方方读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方读本/方方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中国当代名作家读本书系)

ISBN 7-80673-112-1

I. 方… II. 方…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789 号

中国当代名作家读本书系

书 名: 方方读本

策 划: 谭 湘

责任编辑: 李 爽

美术编辑: 李文章

责任校对: 贾 伟

封面设计: 花雨工作室

封面绘画: 黄阿忠 文集 朴晓卉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wy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24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112-1/1·064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以“作家读本”这样一种体例梳理上个世纪末叶迄今二十余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我们思虑再三的决定。

这样一个时间的经度和纬度不只是迎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民间断代说法，也不只是基于“中国新时期文学”这样一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称谓；实实在在说，这二十余年的历史，取向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味委实来得更直截了当。作为文学本身，在这二十年间，一些作家，一些作品，一些事件、人物、现象、思考成为叫做“历史”的东西，被作为一个无法替代的时代来记忆。时至今日，这些作





家、作品所代表的精神、热情，依然引人翘首，值得反复推敲、咀嚼，思索、研究乃至推崇。他们不是历史一时冲动的情绪化选择，而是时代的结晶、标志甚至经典。就出版而言，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存在就是取向，就是品牌，就是操守，就是意义本身！然而，正是由于他们这种“众矢之的”的性质，难免鱼龙混杂，后来者不仅要准备承受某种可能的世俗的责难和诘问的风险，需要格外的勇气，还尤其要规避商业经济风险，需要稳健和谨慎的操作策略。

我们“作家读本”的出版构想，将读者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首先，我们选取的作家，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坛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一批一流作家，他们经过了二十年还长的时间的考验，并被最为广泛的读者认可。他们是一批智性和品性卓具的人，二十年来，他们始终顽强地建立着他们的写作标准和高度。尽管他们在物质主义的潮流中的崛起显得多少有些悲壮，但是，他们以杰出的才情、深刻的思想力、磅礴的创造力不断创造和延伸着文学艺术的高度，传承着人类精神的薪火，正是他们始终不渝、坚持不懈的奋斗和努力，才使文学艺术这个古老的事物在新的世纪里依然保持着高贵和尊严。（——所以，“有高风险才有高回报”的商战训诫，还不全是我们此番“追逐”名家的根本原因，促使我们终下决心的，既有文学执业者的良心，更有对中国这个巨大精神产品市场未来走势的一种趋向和把握，是我们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商业决策之上的信心。）其次，从形式上，我们特别注意到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

广大读者的阅读心态，采用单位效益最大化的“读本”体例：即由作家本人的名字冠名，篇目由作家本人自己编选，其中，除要求作家收入从未入过集的一些新作品外，其它均为作家的代表作品，是作家本人最为珍爱、最为中意的作品，是作家们当下最想奉献给读者的作品。其体例由小说、散文随笔、对话（访谈）、作家主要作品目录等几部分构成，有类似小自选集的效果。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为了对读者负责，我们与入选作家用了几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来斟酌这套丛书的文本体例、入选篇目、和读本相关的形式内容，其中，有一些篇目，所蕴藏的信息量和之珍贵程度，是我们和入选作家本人都始料不及、意外惊喜的……

《中国当代名作家读本书系》首批包括张炜、韩少功、叶兆言、方方四位作家，分册题目是《张炜读本》、《韩少功读本》、《叶兆言读本》、《方方读本》。我们设想以后每年或者隔一二年推出几本、几位作家，若干年后形成规模。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内容承载，让读者能够在一部部精心选择的文本后面获得作家完整、统一、立体的“人本”阐释，希望阅读者和被阅读者之间能够通过“作家读本”这样一种形式建立更为深入、持久的理解与交流；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体例，为文坛和媒体对名家名作的持续关注和研究，提供更为便捷和可资借鉴的视角。

历史应当被反复确认，经典需要被反复阅读，名家名作所建立起的文化传统不能断裂，传承人类精神的薪火，我们每个



人都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亲爱的读者，《中国当代名作家读书系》力争让你以最节俭的投入、最经济的时间、最便捷的途径，珍藏一个“全面的”作家。我们期待着你的加入！

谭 湘

2001年11月28日

作者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女。汉族。1955年生于南京。1974年高中毕业，曾当过四年装卸工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始发小说及诗歌，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曾做过电视剧编剧、电视专题片撰稿人。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协会。中篇小说《风景》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它代表作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白雾》、《桃花灿烂》、《落日》、《埋伏》等部中篇小说，亦拥有大量的读者。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韩、意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已出版小说、散文集40余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目 录

小说

- 一唱三叹 (3)
- 桃花灿烂 (30)
- 闲聊宦子塚 (114)
- 行为艺术 (202)
- 随意表白 (273)
- 行云流水 (330)

随笔

- 一个人改变一座山的历史 (395)
- 赛珍珠住过的老屋 (411)
- 雅人深致——陈三立和他的松门
别墅 (420)





传教士杨格非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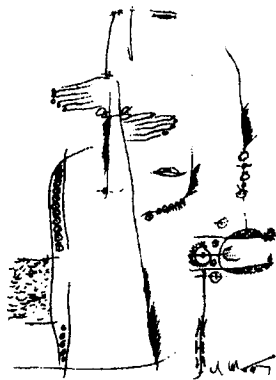
对话

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 (439)

跋 (450)

附录：方方主要作品目录 (452)

小说



一唱三叹

玲妈现在常常喜欢坐在走廊上发呆。她先前很是妩媚很是灵活的目光渐渐地在被一层说不清的阴影笼罩。如果夕阳从外面落下一束在走廊上，如果那一刻玲妈正好坐在栏杆边，玲妈脸上的哀伤和惶惑便仿佛被一支浓重的彩笔涂抹了一下，于无形之中扩大和散发开了，以至于整个走廊上都回荡着玲妈的气息。这气息和楼后头五楼桂花树的芬芳混合在一起，每天随风漂浮和萦绕。

几乎没有人想起玲妈欢悦的笑声是哪一天消失的。只是在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到缺点什么声音时，才发现喜欢笑的玲妈已变成走廊尽头枯枯地静坐于斯的玲妈。

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走近玲妈，试图带





着如昔的轻松唤一声“玲妈”，却不知为何，近至玲妈跟前时开不了口。玲妈不语，只作无言一笑。笑容依然美丽清新，但又无端多出一点可以揣摸的东西，是冰凉如水，或是凄清如月？走过去的人都禁不住心里“扑通”一下，而后便感到无边的孤寂从八方袭来。

玲妈穿着她深紫色的衣裳，是人们眼睛已经习惯了的那一层紫色，每天迎接日复一日的寂寞。四面来风像是卷过来几十年流逝的日子，成千的成万的日子汇聚在玲妈的身边，形成台风，玲妈像是坐在平静的台风眼中看往事云水翻腾。

我总是如此地推测玲妈：我想她是淹没在了自己的往事里。她细心地品味着岁月里的每一细节，咂着嘴想判断其间蕴藏着的甘与苦，但品尝的结果玲妈永远不会诉诸于人。玲妈总是会给你一个微笑，尽管那微笑里不一定全是愉快。

惟一有一次玲妈说出了郁积在她心中的解不开的情结。那是几个记者在采访优秀母亲玲妈的时候她说的。玲妈的话令其他几个优秀母亲大惊失色，其中之一还涌出了眼泪。而记者们只是面面相觑，作了无奈一笑，过后便再没人热情地围着玲妈恭维或赞美。于是玲妈静穆坐在领奖台上，眼睛里的情感淡得若什么都没有。

玲妈只是用她悦耳的嗓音平和地说：“如果让我重活一次，我一定要把儿子都留在身边。”

我知道许多女人爱惜自己的自尊和虚荣甚于爱惜自己的生命。她们坚忍着自已，与孤独和思念为伴。她们总是鼓励丈夫或者儿女去闯荡天下，立下一份大业，哪怕他们吃尽辛苦也如她们一样地将孤独和思念作为生活中的盐，也不让他们回头。她们永远走着牺牲，只为了在某个将来的日子里听着荣誉的足

音循她而来，听着掌声和颂歌为她而起，当然或许也还为些别的什么。这自然也不失为一种理想。让人也能感受到别一样的美丽和崇高，并由此而生出许多的崇敬和钦佩。

只是我也知道，为人所知的她们的坚强她们的镇定自如她们的无私无畏仅是一副华丽的铠甲。金属片的坚硬和它的炫耀光耀使外人无法穿透外壳而窥视其内核的形状。甚至她们自己也被自己的铠甲所封闭所迷惑。直到有一天，有一天岁月的风雨流水磨损了一切可闪的光芒，报纸都泛黄了，油墨的清香散发在她们的崇拜者和摹仿者身上时，她们才会意识到失掉的早已失掉，得到的亦从此消失。每一个日子都是钝锯的一齿，以一往无前的姿态从心头拉过，剩下的只是凄清和空寂的情绪。

我相信许多的她们，到了玲妈这样的年龄，一定如玲妈一样，呆坐在阴影之中迷惘地怀想，并将这份怀想散发成一种潮湿而怪异的气息，使之无孔不入。

玲妈已经七十七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便如一棵没有绿色的树。成语书上呼之为枯木朽株。

玲妈和一个十七岁的小保姆一起生活。每个月收到三封薄薄的远方来信和一道询问她有没有生病的电话。玲妈知道这都只是在打探她是否还活着，虽然事实并非这样。

纵如此，玲妈还是每月企盼着它们的准时到来。玲妈差不多一收到信便提笔回复。玲妈的眼睛已没有多少光泽了。她总是把字写得很大，因此玲妈寄出去的信总是很厚，有时不得不专门奔去邮局作超重处理。玲妈的信向南向北向西，论来论去实际上都在商量归谁回来过年。玲妈有四个儿女，加媳妇女婿孙子外甥总共十二口人。而玲妈只有一间等同他们人口数那么大面积的房间，玲妈的儿女只好轮班回来。玲妈为自家的永无



团圆之日而心惊肉跳，有时一觉睡醒，屋里空无一人，只微微地传来小保姆在厨房偷食花生米的咀嚼声。玲妈便欲哭无泪。玲妈想怎么会是这样呢？

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盈月老师领着我走进了玲妈的家。从此以后，所有关于玲妈的事我都倍加留心。

玲妈坐在朝阳的窗前，冬日的阳光照在她白皙的脸上。玲妈眉眼带笑，口角春风，告诉盈月老师她几天前把她的儿子送到了农场。

盈月老师十分惊讶地说：“是昆生吗？他为什么不考大学？他不是学校的高材生吗？”

玲妈说：“他是想考，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干更大的事业。你没见董加耕的事迹？那是多么伟大的举动。”

盈月老师无言地望着玲妈，欲言又止。

玲妈说：“昆生是个有理想的孩子，他一下子就想通了。他响应了号召，全校都被他的决心震惊了。好多孩子都学他哩。他们走时，敲锣打鼓很热闹。有个领导还来慰问了我们，同我们握手照相。你猜那是谁？”

盈月老师说：“谁？”

玲妈兴奋地说：“是区长呀！”

那天盈月老师和我在玲妈家坐了一个多小时，玲妈一直在叙说的亢奋之中，几乎不容盈月老师转换话题。我担心盈月老师会恼怒地拂袖而去，因为盈月老师的眉尖已经愈皱愈紧了。差不多天有些发黑时，盈月老师才总算切断了玲妈的话。盈月老师指着我说这孩子想学弹琵琶，我想请你指教她。玲妈牵起我的手略微看了看我的手指，便满口答应下来。

盈月老师说：“那叫她每个二四六下午来？”

玲妈说：“可以。”

于是我们便出来了。盈月老师出门后低声地咕哝了一句，我听清了盈月老师含混的句子乃是“莫名其妙的女人”。

我却为玲妈深深地打动。玲妈荷色的绸袄，玲妈优雅的举止，玲妈美丽的表情，都让我觉得新鲜。而且玲妈还是那样的进步。我把我对玲妈的印象一点点地告诉盈月老师，盈月老师笑笑说：“等你再长几岁，你就晓得玲妈最要命的弱点就是头脑简单。”

盈月老师说这话时，一阵寒风从我们的身后掠过。盈月老师的话也就随风而去。直到很久很久的一天，我到昆生下放的农场拍专题片，才蓦地想起盈月老师对玲妈的评价。便也是那天，我去看了昆生。

昆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卡”蓝春装，袖口上留着许多粉笔灰。春天的太阳照在他背后碧绿欲滴的田野上，立在这背景中的昆生显得憔悴无比。他的眼睛像他母亲的一样明亮清澈，这使得他很好地掩饰住了他内心的阴郁。我去时昆生刚刚离了婚。他的妻子也是他当年的同学回城顶职好几年了。她忍受不了孤独和寂寞，于是分裂了她的旧家，又重新为自己筑就了一个新的。昆生说：“这只是迟早的事。”

昆生领我去了他的家。我不想对一个农场小学老师的家有过多的描述。比起电影中常见的贫雇农的家庭，那自然也还是好得多。只是也只有同他们相比心里才感到几分安慰。昆生为我在屋后的园子里掐了一把鲜嫩的豌豆尖。那悠长的清香使我很容易地往田园牧歌上联想。